

朱子大全

冊
三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一

雜著

記和靜先生五事

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蓋尹和靜語徐丈見尹和靜問曰某有意於學而未知所以爲問先生曰此語自好若果有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又嘗語人曰放教虛閒自然見道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某安敢違衆又問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與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先生曰誦金剛經一卷曰是其母所訓不敢違也徐丈語及蘇氏使民戰栗義問曰如何先生艷然曰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

右五事熹紹興二十一年五月謁徐丈於湖州徐丈以

語熹因退而書

徐文名度字惇立和靜門人

記孫覲事

靖康之難欽宗幸虜營虜人欲得某文欽宗不得已爲詔從臣孫覲爲之陰冀覲不奉詔得以爲解而覲不復辭一揮立就過爲貶損以媚虜人而詞甚精麗如宿成者虜人大喜至以大宗城鹵獲婦餉之覲亦不辭其後每語人曰人不勝天久矣古今禍亂莫非天之所爲而一時之士欲以人力勝之是以多敗事而少成功而身以不免焉孟子所謂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者蓋謂此也或戲之曰然則子之在虜營也順天爲已甚矣其壽而康也宜哉覲慚無以應聞者快之乙巳八月二十三日與劉晦伯語錄記此事因書以識云

六月一日林黃中來相訪問曰向時附去易解其間恐有未是處幸見諭予應之曰大凡解經但令綱領是當卽一句一義之間雖有小失亦無甚害侍郎所著却是大綱領處有可疑者林問如何是大綱領處可疑予曰繫辭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是聖人作易綱領次第惟邵康節見得分明今侍郎乃以六畫之卦爲太極中含二體爲兩儀又取二互體通爲四象又顛倒看二體及互體通爲八卦若論太極則一畫亦未有何處便有六畫底卦來如此恐倒說了兼若如此卽是太極包兩儀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聖人所謂生者意思不同矣林曰惟其包之是以能生之包之與生實一義爾予曰包如人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子在母外恐不同也林曰公言太極一畫亦無卽是無極矣聖人明

言易有太極而公言易無太極何耶予曰太極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理不可謂無但未有形象之可言爾故自此而生一陰一陽乃爲兩儀而四象八卦又是從此生皆有自然次第不由人力安排然自孔子以來亦無一人見得至邵康節然後明其說極有條理意趣可玩恐未可忽更詳之林云著此書正欲攻康節爾予笑語之曰康節未易攻侍郎且更子細若此論不改恐終爲有識者所笑也林艱然曰正要人笑又論西銘予曰無可疑處却是侍郎未曉其文義所以不免致疑其餘未暇悉辨只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一句全錯讀了尤爲明白本文之意蓋曰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侍郎所說旣爲父母又降而爲子也林曰宗子如何是適長子予曰此正以繼禰之

宗為喻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此

事它人容或不曉侍郎以禮學名家豈不曉乎林乃俛首

無說而去然意象殊不平黃中西銘說曰近世士人尊橫

試發難以質焉易曰乾健也坤順也乾為天為父坤為地

為母是以順健之至性而有天地父母之大功其稱名也

小其取類也大此之謂也今西銘云乾為父坤為母是以

乾坤為天地之號名則非易之本義矣既曰乾為父坤為

母則所謂予茲藐然乃混然中處者於伏義八卦文王六

十四卦為何等名稱象類乎方大樸之未散也老聃謂之

混然成列為兩儀則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人居

也既已判為獸草木同然而塞吾其體天地之安得與天此

其中與禽獸草木同然而塞吾其體天地之安得與天此

混然中處乎又曰天地之浩然至焉氣女焉今舍氣而言

其語脈出於孟子之帥也故志焉氣女焉今舍氣而言

君者吾父母宗子也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若以其並生
 乎天地之間則民物皆吾同胞也今謂物吾與者其於同
 胞何所辨乎與之為名從何立也若言大君者吾父母宗
 子也其以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茲固西
 銘所本以立其說者也然一以為父母一以為宗子何其
 親疎厚薄尊卑之不一也其亦不思其易位亂倫名教之大
 宗乎學將何取焉又言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則宗子
 有相而父母無之非特無相亦無父母矣可不悲哉孟子
 曰楊氏為我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
 禽獸也若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將有率獸食人之事予於
 西銘亦云尊西銘子還自臨安客有問此曲折者事之既
 往本無足言而恐學者疑於邵張之學也因命兒輩錄此
 以示之客因有問者曰太極之論則聞之矣宗子之云殆
 即莊生所謂知天子與我皆天之所子者子不引之以為
 夫子之助何耶予應之曰莊生知天子與我皆天之所子
 而不知其適庶少長之別知擊蹠曲拳為人臣之禮而不
 知天理之所自來故常以其不可行於世者為內直而與

天爲徒常以其不得已而強爲者爲外曲而與人爲徒若如其言則是臣之視其君陰固以爲無異於吾之等夷而陽爲是不情者以虛尊之也孟子所謂楊氏爲我是無君也正謂此爾其與張子之言理一而分殊者豈可同年而語哉昔予書宋君事後當發此意因復并記其說以俟同志考焉

記濂溪傳

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廬內翰借得所脩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爲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今傳所載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不知其何所據而增此自爲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之士猶或妄有譏議若增此字其爲前賢之累啓後學之

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爲不可昔蘇子容特以爲父辨謗之故請刪國史所記草頭木脚之語而神祖猶俯從之况此乃百世道術淵源之所繫耶正當援此爲例則無不可改之理矣

記旌儒廟碑陰語

歐陽叔弼作集古錄目云旌儒廟者秦所坑諸儒之廟也杜佑以爲儒者不居其位而是非當世以自取禍及引後漢錮黨之事以橫議激訐爲戒刻于廟碑之陰予以爲佑之識趣如此此其所以役於伾文之黨而取隨人執下之譏也叔弼之爲此書但記姓名事目年月州里而獨於此詳著其語豈亦有所病於其言歟抑以爲是而存之也

偶讀謾記

吳執中傳在徽錄八十八卷國史九十三卷與其家傳皆

相應但家傳云公緣微病踰月不對已有間之者一日面

奏論列邊防利害及於一二大臣上不說翌日落職知滁

州大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告下又載十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吳執中初

除中憲議論剛正凡所陳述殊無顧忌頗有古直之操遂

降詔褒之厥後僅兩月餘日並無建明一日進對奏陳論

列殊無根柢惑於邪說頓失所守可落職知和州替蔡焜

仍放謝辭限日下出國門其蔡焜別與差遣此必見省劄而傳

云先是蔡京忌張康國引執中居言路執中論劉炳兄弟

不葬親服宋喬年父子過惡相繼罷黜炳與喬年皆京黨

也及上語執政嘉其不阿康國奏意在逐臣已而言康國

之章果上上怒執中懷讒出知滁州此事不知何据但語意向背不倫執中本

是京引居言路使攻康國則不應先攻京黨而後及康國也又家傳云政和改元星文示變公以為推尋厥咎之由實自蔡京始因列其命令不

信刑罰失中公帑空虛民力困匱農桑失業貨財不通而
 窮荒無用之地追討興建無已之罪請降京五官以太子
 少保退居于杭又載御筆云比以舊弼蔡京擅作威福傲
 睨弗悛屢致人言褫官斥外申嚴邦憲足示誠懲尙慮怨
 仇乘時騁忿据撫舊事論列未休下石相擠彈擊不已務
 快復讎之私忿不思體貌之前規致矯枉過中疾惡已甚
 宜俾寬宥曲示始終咨爾臺僚明聽朕命大觀四年而傳云彗
 星見上察京姦狀欲逐之言者交論京不已執中上章謂
 進退大臣當存體貌於是為京降詔而京得不重貶此與家傳
 亦不同然執中後以不論張商英貶黜此執中嘗舉游酢自
 則非蔡氏之黨矣未知本傳何据書此
 代又嘗差同開封尹一孝壽鞠陳正彙告變事執中平心
 以處得罪者自以為不冤嘗論花石綱詔即罷之後每有
 所須索必戒左右曰毋令吳某知翰林學士張閣等出守

杭州陞辭日乞領花石綱事自是應奉愈熾不可救矣嘗

論郭天信過惡而言者以為與商英皆天信所薦與呂惠

卿為友婿惠卿遭時得君所薦無不拔用執中在選調未

嘗附麗以圖進取並家傳御筆云卿前日上殿奏陳曾任學

事見今放罷姓名可親書實封進入臣伏奉御封云云右

臣昨面奏係是提舉荆湖南學事胡安國謹具奏聞之一孝

字一本空

執中子巖夫政和七年十一月除考功郎官出太師魯公

京門余深嘗於彭世英家見其議蔡卞謚文正議恭

魏徵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

宗美其書錄實內府今此書不復見甚可惜也

王彥霖行蔡確詞乃邵武大乾高宇所為其家尚有遺藁

方伯謨嘗見之

乙卯十一月四日詹元善說去年見李兼濟說壽皇曾遣
一小璫以中原事問平江何蓑衣蓑衣授以紙筆口誦數
語令書以進曰賀新郎賀新郎胡孫拖白不終場不終場
未便休雄豪分裂爭王侯爭王侯鬧啾啾也須還我一百
州壽皇以示兼濟之父秀叔參政後數年虜儲允恭死虜
會雍亦斃而孫璟襲位卽所謂胡孫者也豈璟將不終而
中原分裂河南北將復我也耶元善又見異書云火龍變
化丹蛇騰青羊躑躅烏犍耕玄豨衝突蒼鼠乎亦莫詳其
爲何等語也姑并記此三年而後出之

釋氏有清草堂者有名叢林間其始學時若無所入有告
之者曰子不見貓之捕鼠乎四足据地首尾一直目睛不
瞬心無它念唯其不動動則鼠無所逃矣清用其言乃有
所入彼之所學雖與吾異然其所以得之者則無彼此之

殊學者宜以是而自警也

閩中人李復字履中及識橫渠先生紹聖間爲西邊使者博記能文今信州有潏水集者卽其文也其間有論孟子養氣者動必由理故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地無憂無懼其氣豈不充乎故曰是集義所生者舍是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自歉於中氣爲之喪矣故曰無是餒也此語雖疎然却得其大旨近世諸儒之論多以過高而失之甚者流於老莊而不知不若此說之爲得也惜其亂於詩文博雜之中學者或不之讀故表而出之

蜀人馮當可之文號縉雲集集中有封事末云臣前所言望陛下移蹕建康選將練卒用張浚劉錡總統諸軍節用損己以充軍費皆事也非事之本也惟陛下遠便佞疎近習清心寡欲以臨事變此興事造業之根本洪範所謂皇

建其有極者也此紹興庚辰辛巳之間所上其謀畫議論皆奇偉的當而所論皇建有極又深明治本而略識經意古今論洪範者少能及也余嘗作皇極辯與之暗合因筆其語以證余說舊見汪端明嘗稱其人甚敬重之今果不謬云

說文骨振骨也從肉入聲許訖反東坡疑從入無緣爲骨聲而謂舞必八人爲列乃謂佂卽骨字從八從肉今按此乃說文之誤東坡疑之是也而其所以爲說則非若以八字爲今而從肉兮省聲則正得許訖切矣骨又從人乃爲骨字蓋振則人之振骨也然今說文不見佂字坡云有之未詳其說每詳骨字卽盼字故說文但有骨字而別無盼字坡疑佂卽骨字亦非也班史武記謂云屑然如有聞亦盼鄉之義也

東坡又云宋書樂志論房中樂非后妃事蓋周禮注誤極有理當考武庚卽是祿父東坡以爲兩人恐別有據見泉州

船司所刻
雲堂帖

東坡手書煮猪肉法引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知前輩讀此皆依古注勿正爲句絕非獨程先生也作正心者其始於王氏乎然文勢亦或有之未可直以爲非故予於集註兩存之

會稽官書版本有子華子者云是程本字子華者所作卽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好奇之士多喜稱之以予觀之其詞故爲艱澁而理實淺近其體務爲高古而氣實輕浮其理多取佛老醫卜之言其語多用左傳班史中字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但如近年後生巧於模擬變撰者所爲不惟決非先秦古書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原其所以祇因

家語等書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而不見其所語者爲何說故好事者妄意此人旣爲先聖所予必是當時賢者可以假託聲勢眩惑世人遂僞造此書以傳合之正如麻衣道者本無言語祇因小說有陳希夷問錢若水骨法一事遂爲南康軍戴師愈者僞造正易心法之書以託之也麻衣易子亦嘗辯之矣然戴生朴陋予嘗識之其書鄙俚不足惑人此子華子者計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麗過麻衣易遠甚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洛書爲河圖亦仍劉牧之謬尤足以見其爲近世之作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贗書二人皆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如子華子者今亦未暇詳論其言之得失但觀其書數篇與前

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託爲劉向而殊不類向宅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託爲之號類若世之匿名書者至其首篇風輪水樞之云正是並緣釋氏之說其卒章宗君三祥蒲璧等事皆剽剗宅書傳會爲說其自敘出處又與孔叢子載子順事略相似孔叢亦又言有大造于趙宗者卽指程嬰而言以左傳考之趙朔旣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宮安得所謂大夫屠岸賈者興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云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呂相絕秦語其不足信明甚而近歲以來老成該洽之士亦或信之固已可怪至引其說以自證其姓氏之所從出則又誣其祖矣大抵學不知本而眩於多愛又每務欲出於衆人之所不知者以爲博是以其弊必至於此可不戒哉

或云程邑在雍州之東二十里王季所居又引蘇黃門詩說周之程邑漢扶風安陵縣也予按雍州之境東自西河西距黑水延袤數千里不知所謂州東二十里者自何處計此里數若指豐鎬而言則經傳初不明言其爲雍州治所又按漢志安陵在長安北四十里不應言東又按皇矣之詩此詩乃是文王克密之後所作亦不得爲王季所居也然意此語必有自來但州字當是衍文耳所謂雍者乃扶風之雍縣其地亦在長安之北計與安陵相去不遠故得引以相明唯王季之云恐別有所據然亦未知其與詩說孰爲得失也當考

上虞餘姚二邑皆以舜名而上虞村落又有號百官俗傳百官牛羊之處也或謂四旁多舜事迹疑其子孫所封理或有之然不可考矣大抵地名古迹亦多舛襲訛謬如子

華子後序乃言鬼谷子所居在今信州貴溪縣蓋其圖經之說如此豈有此理哉以宅書攷之地名鬼谷者凡數處疑特俚俗相傳物鬼之區爾未必儀秦之師所居也上虞旁邑嵯縣有戈過二姓卽少康所滅羿浞之黨其子孫乃聚於一邑又近禹葬之地不知其何故也

俚俗相傳疫疾能傳染人有病此者鄰里斷絕不通訊問甚者雖骨肉至親亦或委之而去傷俗害理莫此爲甚或者惡其如此遂著書以曉之謂疫無傳染不須畏避其意善矣然其實不然是以聞者莫之信也予嘗以爲誣之以無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雖有染而不當避也蓋曰無染而不須避者以利害言也曰雖染而不當避者以恩義言也告之以利害則彼之不避者信吾不染之無害而已不知恩義之爲重也一有染焉則吾說將不見信而彼之

避也唯恐其不速矣告之以恩義則彼之不避者知恩義之爲重而不忍避也知恩義之爲重而不忍避則雖有染者亦知吾言之無所欺而信此理之不可違矣抑染與不染似亦係乎人心之邪正氣體之虛實不可一概論也吾外大父祝公少時隣里有全家病疫者人莫敢親公爲煮粥藥日走其家遍飲病者而後歸劉賓之官永嘉時郡中大疫賓之日徧走視親爲診脈候其寒溫人與藥餌訖事而去不復盥手人以爲難後皆無恙云

沙隨有活人書辨當求之

嚴州王君儀能以易言禍福其術略如徐復林瑀之說以一卦直一年嘗言紹興壬戌太母當還其後果然人問其故則曰是年晉卦直事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之文也予謂此亦小數之偶中耳若遂以君儀爲知易則吾不知其

說也沙隨春秋例說滕子來朝爲自貶而用小國之禮如鄭人爭承之比最爲精當但朝桓公者邾牟葛稱人穀鄧書名又有不可通者而諸儒之說亦莫之能明也

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數以足對偶而云耳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而亦初無所害於理也說者見其不通便欲強爲之說然亦徒爲穿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如沈存中引李習之來南錄云自淮淞流至于高郵乃沂于江因謂淮泗入江乃禹之舊迹故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郵耳此說甚似其實非也按禹貢淮水出桐柏會泗沂以入于海故以小江而列於四瀆正以其能專達于海耳若如此說則禹貢當云南入于江不應言東入于海而淮亦不得爲瀆矣且習之沿沂二字似亦未當蓋古今往來淮南只行刊溝運河皆築

埭置閘儲閉潮汐以通漕運非流水也若使當時自有禹迹故道可通舟楫則不須更開運河矣故自淮至高郵不得爲沿自高郵以入江不得爲沂而習之又有自淮順潮入新浦之言則是入運河時偶隨淮潮而入有似於沿意其過高郵後又迎江潮而出故復有似於沂而察之不審致此謬誤今人以是而說孟子是以誤而益誤也今按來南錄中

無此語未詳其故

近世又有立說以爲淮泗本不入江當洪水橫

流之時排退淮泗然後能決汝漢以入江此說尤巧而尤不通蓋汝水入淮泗水亦入淮三水合而爲一若排退淮泗則汝水亦見排退而愈不得入江矣漢水自蟠冢過襄陽南流至漢陽軍乃入于江淮自桐柏東流會汝水泗水以入于海淮漢之間自有大山自唐鄧光黃以下至於潛霍地勢隔騫雖使淮泗橫流亦與江漢不相干涉不待排

退二水而後漢得入江也大抵孟子之言只是行文之失無害於義理不必曲爲之說閑費心力也

春秋上辛雩季辛又雩公羊爲昭公聚衆以攻季氏此說非是昭公失民已久安能聚衆不過得游手聚觀之人耳又安能逐季氏宋昭公季氏事見左氏傳極有首尾公羊子特傳聞想料之言爾何足爲据或者乃信其說以解春秋旣爲謬誤又欲引之以解論語樊遲從遊舞雩之下一段問答以爲爲昭公逐季氏而發者則又誤之甚矣此弊蓋原於蘇氏問社之說而近世又增廣之也嘗見徐端立文說曾以蘇說問尹和靜和靜正色久之乃言曰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聞之令人悚然汗下

或說魚麗詩云罾筍也筍者寡婦之器也寡婦得魚而不爲富疆所奪則是太平之象而可告功於神明也此因小

序而失之固爲無理然專以笱爲寡婦之器似亦未然蓋聚石爲梁必有笱以承其闕空乃可得魚凡取魚者皆然非但寡婦也但笱易成而易用雖寡婦亦能置之故以爲寡婦之笱宅人則取魚之器尙多不專用笱耳非謂宅人不得用笱而唯寡婦得用亦非謂寡婦只得用笱而不得更以宅物取魚也谷風小弁之詩皆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豈寡婦之作也哉

打字今浙西呼如謫耿切之聲亦有用去聲處大抵方言多有自來亦有暗合古語者如浙人謂不爲弗又或轉而爲否呼若甫云閩人有謂口爲若走爲祖者皆合古韻此類尙多不能盡舉也

附子今人未嘗不服但熟卽已疾生則殺人耳漢淳于衍毒殺許后蓋生用也果爾則雖平人亦不免况乳婦乎或

者乃以今人有新產而以附子愈疾者遂疑漢史之誤過
矣予嘗中烏喙毒始時頭岑岑然久之加煩懣正如許后
之證當時在深山中不能得藥須臾通身皆黑勢甚危惡
意必死矣偶記漢質帝語得水尙可活亟令多汲新水連
飲之遂大嘔洩而解此亦不可不知也

或謂李華著論廢卜故終失節王涯首議摧茶後亦得禍
至如近歲茶商作賊殺人甚衆皆涯之罪也予謂廢卜固
其所見之謬然與失節事不相類摧茶固爲有罪然甘露
之變死者十餘族豈皆摧茶所致且今村民爭田爭水劫
取穀粟以致殺傷者多矣又可追咎神農后稷耶大抵論
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此等議論雖
欲因事設爲警戒然其勢將有所窮反使世人并與正理
而疑之非小失也韋蘇州集載秦系詩自署東海釣客試

祕書省校書郎而詩有久臥雲間已息機青袍忽著狎鷗
飛之句蓋系嘗隱泉州九日山故有東海之號青袍忽著
自謂其新授校書郎爾故韋和詩云知掩山扉二十秋魚
須翠碧弄床頭正答其意也或者乃謂青袍翠碧皆爲韋
發旣失詩意又謂唐刺史不借服色則又誤矣牛叢對宣
宗云臣今服緋是刺史所借而白樂天忠州被召時詩言
之極詳何考之不審耶韋蘇州事迹王厚叔序中考之已
詳近年姚令威又作後序於厚叔外又增補二事然皆失
之其一以韋贈人詩有少年遊太學之句遂謂韋嘗遊太
學不知韋詩所云乃是謂所贈之人也其一以韋有分竹
守南譙之句遂謂韋嘗守亳不知南譙乃滁州也其說之
誤正與青袍者相似夸多之弊至於如此事雖不急亦可
戒也

或說說大人則藐之以藐爲自小之意云說大人時當如子弟之對父兄恬然泰然說盡道理不作大事看非謂小視大人也此說甚怪下文更說不行如吾何畏彼哉一句不知却如何說人皆知其不可而或者信之蓋正理不明而先入爲主故其惑如此亦非止此一條也

或云舊見水讖言有行者盜常住食物而變爲餓鬼者初不之信近見夷堅志亦有此事乃信理可推者人理耳若鬼神仙佛事非理可究予謂二事一律妄則皆妄真則皆真今乃疑其一於前而信其一於後何耶天下之事巨細幽明莫不有理未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不可以內外言也若有不可推者則豈理之謂哉或又云莊列釋氏皆有大過人者但爲從別路去故不可與校是非予謂旣云別路則須自有正路只此正路別路之間便有是非可校何

言不可耶

或讀關雎問其訓詁名物皆不能言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云云者余告之曰若如此讀詩則只消此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成十一字後便無話可說三百五篇皆成查滓矣因記得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靜伊川先生易傳何處是切要處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悞它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艮下坎上其卦爲蹇蹇難也西南陰方平易之地東北陽方險阻之處當蹇之時利趨平易而不利走險阻又利見大人以濟蹇而守正則吉故筮得此卦其占如此以彖傳

言之云易本義合如此

禮書此書異時必有兩本其據周禮分經傳不多取國語雜書迂僻蔓衍之說吾書也其黜周禮使事無統紀合經傳使書無間別多取國語雜記之言使傳者疑而習者蔽非吾書也劉原父嘗病何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春秋而予反病二書之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也異時此書別本必將出於信饒之間石橋之野故箱敗篋之間其亦足以爲予筆削之助乎十月十八夜因讀余正父修禮而書

讀雜書偶記三事

周公玉堂雜記記中朝舊典待詔宣召學士有茶酒接坐之禮今待詔廷參贊喝禮與院吏雖小不同而平時視之全與吏等無由待以茶酒予謂唐用待詔如王伾王叔文

輩雖姦邪小人然皆略知文義可兼太子侍讀能預公卿
 議論則其選與今固不同矣計祖宗時所用之人亦必稍
 加甄擇未至如今日之復賤此其待遇之禮所以異也又
 自記其當制時有縣伯進封郡侯者院吏寫云某郡進封
 開國侯當為正之予謂此正緣待詔不知文義故煩學士
 點檢爾予嘗受詔獎諭其首云省奏詞免某官已依所乞
 事具悉者其失正類此而當時學士不之省也又記親祠
 之禮至尊升輅則以學士為執綏官一節甚詳予按曲禮
 少儀等書及先儒說綏安也升車者執之以為安也故執
 綏乃乘車者之事非僕御之職也蓋君車已駕則僕者負
 良綏取貳綏以先升良綏君所執以升者貳綏亦既升然
日散綏御者所執以升者也
 後以良綏授君君正立執之以升立於左方僕執轡立於
 車中以御勇力之士升立於御之右以備非常周禮大馭

諸右等官卽其職也故開元開寶政和禮書親祠乘輅皆以太僕卿爲御千牛將軍爲右蓋放周禮而國史所記國初時事猶云奚嶼攝太僕卿備顧問當時中御立乘之禮不知其如何然猶未有執綏之名也今乃條勅差執綏官而以綵繩維於箱柱不知自何時失之甚可笑也又至尊不立乘而設倚以坐不以千牛陪乘而同時降勅差帶甲內侍二人立於御坐之旁凡此旣皆失禮而刑餘共載乃袁盎所爲變色者尤爲乖戾不知歷幾何時禮官皆不能正儒臣爲執綏者亦莫覺其繆而方且夸以爲榮何哉

記尙書三義

堯典卒章我其試哉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言也釐降二女子于媯汭嬪于虞乃史氏記堯下嫁二女子于媯水之旁而爲婦於虞氏耳帝曰欽哉者戒勅二女之言猶所謂

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也今自孔傳及諸家皆失之殊不成文理也

舜典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便當屬此文下言其見東方諸侯而使各以其物爲贄也其下乃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乃得事之序而文勢亦順如亦齊同之義卒乃復者言旣訖事而旋反二句皆張子說也

棐本木名而借爲匪字顏師古註漢書云棐古匪字通用是也天畏匪忱猶曰天難謀爾孔傳訓作輔字殊無義理嘗疑今孔傳并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未必真安國所作只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也此事先儒所未言而予獨疑之未敢必其然也姑識其說以俟知者

記潘水集二事

同州韓城縣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廟像豕首而冕服舊傳鯀入羽淵化爲黃熊又云鯀爲玄熊熊首類豕肖像以此而廟乃稱禹甚非也然鄉人不敢以豕肉薦必致神怒大風發屋拔木百里被害

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言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於龍門皆是禹所新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此說又何所攷也李氏之學極

博所論禹像豕首當是鯀廟爲黃熊之像而不攷漢書說啓母石處注中言禹亦嘗變熊則俚俗相傳塑禹像爲豕首自不足怪也

邢恕奏乞下熙河路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於熙河路漕使李復奏竊知邢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取興州契勘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硤險窄自上乘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散流謂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溜水淺灘不勝舟載此聲若出必爲夏國侮笑事遂寢

邢恕之策果如李復之言可謂妄矣然禹貢所言雍州貢賦之路亦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則古來

此處河道固通舟楫如怒策矣復之言乃如此何也復集中記事甚多特此二條與禹貢相關故錄之以備參攷云

記山海經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

按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縣今錢塘浙江

是也黟卽歙也浙音折

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

餘暨縣屬會稽焉永興縣 廬江

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

彭澤今彭蠡也

一曰天子鄣

右出山海經第十三卷按山海經唯此數卷所記頗得古

今山川形勢之實而無荒誕譎怪之詞然諸經皆莫之考

而其它卷謬悠之說則往往誦而傳之雖陶公不免也此

數語者又爲得今江浙形勢之實但經中浙字漢志注中

作瀾蓋字之誤石林已嘗辨之更檢注中龜中字羅端良

所著歙浦志乃作率山未知孰是廬江得名不知何義其

入江處西有大山亦以廬名說者便謂卽是三天子都此

固非是然其名之相因則似不無說也都一作鄣亦未詳其孰是但廬江出丹陽郡陵陽縣而其旁縣有以鄣名者則疑作鄣爲是也予嘗讀山海諸篇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云東首皆爲一定而不易之形疑本依圖畫而爲之非實紀載此處有此物也古人有圖畫之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

記三苗

頃在湖南見說溪洞蠻獠略有四種曰獠曰狔曰狝而其最輕捷者曰猫近年數出剽掠爲邊患者多此種也豈三苗氏之遺民乎古字少而多通用然則所謂三苗者亦當正作猫字耳詹元善說苗民之國三徙其都初在今之筠州次在今之興國軍皆在深山中不可入而已亦難出最後在今之武昌縣則據江山之險可以四出爲寇而人

不得而近之矣未及問其所據聊併記于此云

考韓文公與大顛書

今按杭本不知何人所注疑袁自書也更以跋尾參之其記歐公之語不謬矣而東坡雜說乃云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意非信佛法也而或者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鄙雖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今一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不能作又誣永叔矣蘇公此語蓋但見集注之出於或人而未見跋尾之爲歐公親筆也二公皆號一代文宗而其去取不同如此覽者不能無惑然方氏盡載歐語而略不及蘇說其意可見至呂伯恭乃於文鑑特著蘇說以備乙覽則其同異之間又益後人之惑矣以余攷之所傳三書最後一篇實有不成文理處但深味其間語意一二文勢抑揚則恐歐袁方意誠

不爲過但意或是舊本亡逸僧徒所記不真致有脫誤歐公特觀其大概故但取其所可取而未暇及其所可疑蘇公乃覺其所疑然亦不能察其爲誤而直斥以爲凡鄙所以其論雖各有以而皆未能無所未盡也若乃後之君子則又往往不能究其本根其附歐說者既未必深知其所以爲可信其主蘇氏者亦未必果以其說爲然也徒幸其言可爲韓公解紛若有補於世教故特表而出之耳皆非可與言事而求是者也至如方氏雖附歐說然亦未免曲爲韓諱殊不知其言既曰久聞道德側承道高又曰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諭又曰論甚宏博安得謂初無崇信其說之意耶韓公之事余於答孟簡書已論其詳矣故不復論特從方本載此三書於別集并錄歐公二語而附蘇說方說於其後且爲全載書文於此而考其同異訂其

謬誤如左方以爲讀者以此觀之則其決爲韓公之文而非它人之所能作無疑矣

愈啓孟夏漸熱惟道體和安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
此久聞道德竊思見顏緣昨來未獲參謁倘能暫垂見
過實爲至幸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久竚瞻不宜某
白

愈啓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輒有

此咨屈倘惠能降諭惠字疑衍或下有然字而并在能字之下非所敢望也

至此一二日却歸高居亦無不可且夕渴望不宜某白

愈啓惠勻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迴非造次

可諭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

終不可得而見耶如此而論讀來一遍一字疑衍蘇氏所謂凡鄙

等處耳不如親顏色隨問而對之易了此句來晴明日

夕不甚熱儻能乘閑一訪幸甚旦夕馳望

愈聞道無凝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閑寂與

城郭無易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義不至城郭

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勞於一水

安於所識道固如是識疑當作適猶言便也雖適之安

來則當隨其所便無處不安也道固如不宣某頓首韓

是即所以結上文道無疑滯之意也而為禮益恭如此雖適之雖

攷歐陽文忠公事蹟

余讀廬陵歐文新本觀其附錄所載行狀謚議二刻四傳

皆以先後為次而此事蹟者獨居其後豈以公諸子之所

為而不敢以先於韓吳諸公及一二史臣之作耶此其用

意已精而為法亦嚴矣然綜其實則事蹟云者正行狀之

底本而碑志四傳所繇出也向使直指先後之次而以冠

於附錄之篇則彼數書者皆可見其因革損益之次第矣是亦豈不可耶間又從鄉人李氏得書一編凡十六條皆記公事大略與此篇相出入疑卽其初定之草藁顧其標題乃謂公所自記而凡公字皆以丹筆圍之此則雖未必然然於此本亦有可相發明者因略考其異同有無之互見者具列於左方

經術

李本云公嘗謂世之學者好以新意傳注諸經而常力詆先儒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其所得者固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詆之不可也其語在詩譜後序又謂前儒注諸經唯其所得之多故能獨出諸家而行於後世而後之學者各持好勝之心務欲掩人而揚己故不止正其所失雖其是者一切易以己說欲盡廢前人而自成一

家於是至於以是爲非牽彊爲說多所乖繆則并其書不爲人所取此學者之大患也故公作詩本義止百餘篇而已其餘二百篇無所改易曰毛鄭之說是也復何云乎又其作易童子問正王弼之失者纔數十事耳其極論繫辭非聖人之書然亦多使學者擇取其是而捨其非可也便以爲聖人之作不敢取捨而盡信之則不可也其公心通論常如此此與定本大旨不異但書先後詳略有不同者繫辭之說則疑其諸子不敢力主而復自刪之也

醉翁亭記

李本未有此體下有醉翁亭在瑯琊山寺側記成刻石遠近爭傳疲於模打山僧云寺庫有氈打碑用盡至取僧堂臥氈給用凡商賈來供施者亦多求其本僧問作何用皆云所過關征以贈監官可以免稅乃屬於公作

集古錄目序之上

此條疑以其不急而刪去

修五代史

李本亂世之書也下有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

文十三字又其事備下有議者以謂公不下司馬遷又

謂筆力馳騁相上下而無駁雜之說至於本紀立法精

密則又遷所不及也亦嘗自謂我作伶官傳豈下滑稽

也

議者以下疑以不欲峻跨古人而刪之

平心無怨惡

李本云公自言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爾初

以范希文事得罪于呂公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

比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及後爲范公作神道碑言西

事時呂公擢用希文盛稱二公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

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爲不然刻石時輒削去此一

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歎曰我亦得罪於呂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兼其與呂公解仇書見在贅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乎父子之性相遠如此信乎堯朱善惡異也公爲潁州時呂公之子公著爲通判爲人有賢行而深自晦默時人未甚知公後還朝力薦之

奏疏具集中

由是漸見擢用陳恭公

執中素不善公其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京過陳陳拒而不見公後還朝作學士陳爲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尋還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陳自謂必不得好詞及制出詞甚美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守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其門

下客李中師曰吾恨不早識此人此段疑避呂范二家
而去之竊謂於此尤可以見歐范之
存心與呂陳之悔過恐皆不可遺也

惟稱蘇梅

李本自以爲不及下有二人因此名重天下公惟嘗因
醉戲親客曰廬山高宅人作不得唯韓退之作得琵琶
前引退之作不得唯杜子美作得後引子美作不得唯
太白作得公詩播人口者甚多唯此三篇其尤自喜者
也此段恐嫌於
誇而去之

修唐書

李本此段不同者三一則首云公於脩唐書最後至局
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宋尙書祁所修也朝廷以一書
出於兩手體不能一遂詔公看詳列傳令刪修爲一體
二則列官最高者一人下有姓名云某等奉勅撰而九

字三則書宋名下有此例皆前所未有自公為始也十

一字乃屬於宋相聞之之上此但差詳疑定本欲刪以從簡耳

不從范公之辟

李本大同小異今不復著

議不廢麟州及許耕棄地

李本大同而文差略今亦不著

不誅保州脅從之兵

李本首著為政仁恕之語大抵與定本別段旨意略同

其末乃云其為河北轉運使時所活二千餘人先是保

州屯兵閉城叛命田况李昭亮等討之不克卒招降之

既開城况等推究反者殺二千餘人投於八井又其次

二千餘人不殺者分隸河北州軍諸事已定而富相出

為宣撫使懼其復為患謀欲密委諸州守將同日悉誅

之計議已定方作文書會公奉朝旨權知鎮府與富公
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以其事告公公大以爲不可曰
禍莫大於殺已降昨保州叛卒朝廷已降勅榜許以不
死而招之八井之戮已不勝其怨况此二千人者本以
脅從故得不死柰何一旦無辜就戮爭之不能止因曰
今無朝旨而公以便宜處置若諸郡有不達事機者以
公擅殺不肯從命事既參差則必生事是欲除患於未
萌而反趣其爲亂也且某至鎮州必不從命富公不得
已遂止是時小人譖言已入富范勢已難安旣而富公
大閱河北之兵將卒多所升黜譖者獻言富某擅命專
權自作威福已收却河北軍情北兵不復知有朝廷矣
於是京師禁軍亟亦大閱多所升擢而富公歸至國門
不得入遂罷樞密知鄆州向若遂擅殺二千人其禍何

可測也然則公之一言不獨活二千人之命亦免富公

於大禍也此比定本為詳足以盡見事之曲折又譖言已入之下所係更重尤不可闕疑後以不欲

形迹當時聽讒之失而刪去之也

春帖子

李本云內臣梁寔嘗言在內中祇候見仁宗云云末云

云是歐陽某必索文書自覽是它人當直則否也

知開封府

李本末後有韓子華謂公曰外議云餘材可以更知一

箇開封府似亦嫌太誇而刪之

運典大郡

李本曰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

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為人診脈按醫書述病證口辯如

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效則不如貧醫矣貧醫

無僕馬舉止生疎爲人診脈口訥不能應對病兒服藥
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施
設何如但民稱便卽是良吏故公爲數郡不見治迹不
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爲意故所至民便旣去民思如楊
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
兩月後官府闐然如僧舍或問公爲政寬簡而事不廢
弛者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
矣吾之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爾所謂簡者不爲繁碎爾
識者以爲知言此比定本語
意尤詳備

濮議初不出於公及臺諫有言公獨力辨於朝故議者指
公爲主議之人公未嘗自辨唯曰今人以濮議爲非使
我獨當其罪則韓曾二公宜有愧於我後世以濮議爲
是而獨稱我善則我宜愧於二公公又撰濮議四卷悉

記當時論議本末甚詳又於五代史記書晉出帝父敬

儒周世宗父柴守禮事及李彥詢傳發明人倫父子之

道尤為詳悉李本有之而此本無疑公諸子後已不敢力主其父之論而刪之也

蔡州妖尼于惠普託佛言人禍福朝中士大夫多往問之

所言時有驗於是翕然共稱為神尼公既自少力排釋

氏故獨以為妖嘗有一名公於廣座中稱尼靈異云嘗

有牽牛過尼前者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

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人嘗失入人死罪醫人藥悞

殺人故皆罰為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一座

聞之皆嘆其異公獨折之曰謂尼有靈能此有萬物之

最靈其尤者為聰明聖智皆不能自知其前世而有罪

被罰之牛乃能自知乎於是座人皆屈服李本有之所謂名公者疑

指富公此本無者蓋謂賢者諱也

公嘗爲杜祁公墓誌云簿書出納爲之條目甚密必使吏不得爲姦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公曰我之爲政

亦如此也李本在連典大郡之後此本無至今無壘寶蓋谷計之變

梅龍圖摯知杭州作有美堂最得登臨佳處公爲之作記

人謂公未嘗至杭而所記如目覽坐堂上者使之爲記

未必能如是之詳也李本在醉翁亭記之前此本無幸其有書香然

右凡十六條其十二條定本有之而詳略先後或不

同其四條則定本所無而李本有之其平心保州妖

尼三事尤非小補蓋公平生學問根源出處大致言

行本末皆已略見於此而無遺矣平心保州唐書三事亦見於張邦基

墨莊漫錄云得之公孫建世望之者則其出於公子叔弼之徒所記而學道以下堯朱以上必是著手書

本語無疑矣但張誤於陳獨晚年守青州時論執青

苗一事尤足以見其剛毅大節始終一致不以既老

而少衰而公之諸子乃有所避而不敢書吳丞相作
行狀因亦不載至韓魏公作墓誌乃始見其嘗有乞
不收息及罷提舉官之奏與其辭太原有守拙循常
之語元祐之爲裕錄者又不載志語於附傳至葉致
遠朱本之書出乃反著其不俟報可擅止散錢而有
特與放罪之詔又至近歲洪景盧作四朝史傳乃盡
見其以是深爲王安石所詆而遂決歸老之計蓋此
一事凡更六人之手而三書闕焉幸其有肯書者然
猶歷三手越百餘年而後首末得以粗備然則士之
制行不苟合於當時而有待於後世者豈不難哉抑
公之言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俗情之愛惡
雖有短長而公論之光明終不泯沒此古之君子所
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歟因并記其語以補此篇之

闕以爲有志之士必將有感於斯焉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一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二

雜著

北辰辨

帝坐惟在紫微者据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
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
樞如輪之轂如磴之齊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
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
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
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
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今日是與在紫微者皆
居其所而爲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樞一輪而四轂一
磴而四齊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若之
何而能爲運轉之無窮哉此星家淺事不足深辨然或傳

寫之誤則不可以不正也

聲律辨

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卽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

爲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爲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鍾及其旋相爲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爲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爲樂矣蓋黃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爲樂者也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卽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屬陰以下亦當默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爲中聲之前段如子初四刻之爲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

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爲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爲宮當配仁之說者恐亦非是迹其所以蓋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者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據然以爲可包四者則不害其有是理也夫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爲之終而土爲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爲主而爲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爲發生之性水爲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

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序於其間蓋以爲無適而非此也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必奪彼以予此然後快於其心哉

開阡陌辨

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開爲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曠者宜修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井田蓋亦以阡陌爲秦制井田爲古法此恐皆未得其事之實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卽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澮上之涂澮上之

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則當以後說爲正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畜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

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卽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爲田而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爲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爲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

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
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以是數
者合而證之其理可見而蔡澤之言尤爲明白且先王疆
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間之道有經有緯不得無法若
秦旣除井授之制矣則隨地爲田隨田爲路尖斜屈曲無
所不可又何必取其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而後可以
通往來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見其說之無疑者
或乃以漢世猶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殊不知秦之所開亦其曠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當衝要而
便於往來則亦豈得而盡廢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使復
如先王之舊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連阡陌而請限
民名田疑田制之壞由於阡陌此亦非也蓋曰富者一家
而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所謂商賈無農夫之苦有

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蓋當是時去古未遠此名尙在而遺迹猶有可考者顧一時君臣乃不能推尋講究而修復之耳豈不可惜也哉

九江彭蠡辨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又曰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此皆禹貢之文也古今讀者皆以爲是旣出於聖人之手則固不容復有訛謬萬世之下但當尊信誦習傳之無窮亦無以覈其事實是否爲也是以爲之說者不過隨文解義以就章句如說九江則曰江過尋陽派別爲九或曰有小江九北來注之說彭蠡則曰漢水所匯而江

水亦往會焉說北江中江則曰漢既淮而出爲北江江既會而出爲中江也說九江則但指今日江州治所以當之說敷淺原則但以爲漢歷陵縣之傳易山在今日爲江州之德安縣而已如是而言姑爲誦說則可矣若以山川形勢之實考之吾恐其說有所不通而不能使人無所疑也若曰派別爲九則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計以爲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布若一則橫斷一節縱別爲九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爲十有七道於地將無所容若曰參差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斷自何許而數其九也況洲渚出沒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後乃復生一洲是豈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旁計橫入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至入海處不知其當爲幾十百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且經又

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可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說者爲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漢水匯爲彭蠡而江水亦往會焉則彭蠡之爲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境以接于隆興府之北瀰漫數十百里其源則東自饒徽信州建昌軍南自贛州南安軍西自袁筠以至隆興分寧諸邑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揚瀾左里則兩岸漸迫山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于江矣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卻而自豬以爲是瀰漫數十百里之大澤是則彭蠡之所以爲彭蠡者初非有所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唯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

日遏日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又況漢水自漢陽軍大別山下南流入江則其水與江混而爲一至此已七百餘里矣今謂其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于彭蠡既匯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爲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以之北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耶且以方言之則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爲一江而不見其分流然則所謂漢水匯爲彭澤而江水亦往會焉者亦不可通之妄說也此數說者既無一之不窮於是味別洲別之論出焉而終亦不免於窮也蓋曰味別則不知凡禹之所爲過門不入胼手胝足而不以爲病者爲欲大濟天下昏墊之民使得平土而居以衣且食而遂其生

耶抑如陸羽張又新輩但欲較計毫分於齒頰間以爲茗
飲一時之快也嗚呼彼以是而爲說者亦可謂童騃不思
之甚矣且河之所會漆沮涇渭伊洛灑澗支川尤多而初
無味別之說濟之所經或潛或見或止或流其變不一而
初無味別之說何獨至此而辨之若是悉耶此又可見其
爲不通之妄說也若曰洲別則又九江之鑿吾旣辨於前
矣若果如此則漢水入江之後便須常有一洲介於其間
以爲江漢之別而湖口入匯之處又當各分爲二以爲出
入之辨而後可也今皆無之而湖口橫度之處予常過之
但見舟北爲大江之濁流舟南爲彭蠡之清漲而已蓋彭
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得洩然及其旣平則亦因其可行
之際而又未嘗不相持以東也惡睹所謂中江北江之別
乎此又可見其爲不通之妄說也若曰古之九江卽今之

江州古之敷淺原卽今之德安縣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得有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爲江州實非古九江地也又况經言過九江至于東陵而後會于彭蠡則自今江州城下至湖口縣才四十里不知東陵的在何處何所表異而其志之繁密促數乃如此又曰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則已自江州順流東下湖口又復泝流南上彭蠡百有餘里而後至焉亦何說哉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至於今之所謂敷淺原者爲山甚小而庫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爲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唯是乃爲宜耳今皆反之則吾恐其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凡此

差舛其類不一讀而不思思而不考者既昏憤鹵莽而無足言矣其間亦有心知其誤而口不敢言乃反爲之遷就穿鑿以蓋其失者則其巧愈甚而其謬愈彰使有識之士讀之愈疑而愈不敢信唯國初胡祕監曰近世晁詹事說之皆以九江爲洞庭則其援證皆極精博而莆田鄭樵漁仲獨謂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爲衍文亦爲得之予既目睹彭蠡有原兩江不分之實又參之以此三說者而深以事理情勢求之然後果得其所所以誤也蓋洪水之患唯河爲甚而兗州乃其中流水曲而流緩地平而土疎故河之患於此爲尤甚是以作治之功十有三載然後同於諸州竊計當時唯此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乃親涖而身督之不可一日而舍去若梁雍荆揚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則分遣官屬往而視之其亦

可也况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氏之所居當是之時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卽工則官屬之往者固未必遽敢深入其境是以但見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源之甚遠而且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爲江而不知其中流之常爲澤而甚廣也以此致誤宜無足怪若其用字之同異則經之凡例亦自可考顧讀者未深思耳今但刪去東匯北江之衍字而正以洞庭爲九江更以經之凡例通之則過九江至於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澨之例也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乎敷淺原也是導岷岐荆山而逾于河以盡常碣之例也以是觀之則經之文意不亦旣明矣乎若更以它書考之則山海經云廬江出

三天子都本注云一作鄣今按丹陽故爲鄣郡其得名蓋以此則作鄣爲是入江彭澤西

本注云彭澤今彭蠡也在鄱陽彭澤縣漢志亦云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

蓋陵陽者丹陽之屬縣今寧國府旌德縣有陵陽山而三

天子都乃在徽饒之境疑與陵陽腹背相直故廬江者得

出其東南而西流北折以爲鄱餘二水遂以會于彭蠡而

入于江也及其入江則廬山屹立乎其西南而江之北岸

卽爲郡之南境疑江與山蓋相因以得名而郡境雖在江

北亦以其南直此江此山而名之也然則彭蠡安得爲無

原而必待漢匯江會而成哉漢志豫章爲郡領縣十八其

彭蠡縣下注云禹貢彭蠡澤在西其餘則言水入湖漢者

八鄱陽鄱水餘干餘水艾脩水塗淦水南入大江者一豫

城盱水建成蜀水宜春南水南壑彭水章而湖漢一水則又自雩都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

十里也按今地勢彭蠡既與江通而豫章諸水不由彭蠡

朱子大全一文七十一

別無入江之路則湖漢者卽是彭蠡而其所受衆水之原
又不止於廬江而已也以此而觀則山海經之言猶有未
盡且其曰入江彭澤西者本謂逕彭蠡縣之西而入江耳
而語意不明遂若析江與澤各爲一水而一東一西以入
江者此亦其立言之疵也漢志又自不知湖漢之卽爲彭
蠡而兩言之又不知入大江者亦必豬于彭蠡而別爲一
例又不知湖漢之爲湖正以其澤名之而復兼以漢稱則
又承禹貢之誤而弗深考也至於雩都之水則但見其爲
一郡衆流之最遠者而遂推爲湖漢之源以主其名則又
不知湖漢之名初非一水必自隆興以北衆水皆會豬爲
大澤然後可以名之非雩都一水所得而專也至如鄭
漁仲漢水衍文之說固善矣而其下文江水東迤北會于
匯東爲中江入于海之數言似亦可疑而彼猶未能盡正

也嗚呼禹貢所載者九州之山川吾之足迹未能遍乎荆揚而見其所可疑者已如此不知耳目見聞之所不及所可疑者又當幾何是固不可得而知矣至於經之凡例本自明白而諸儒乃有過爲新奇之說以亂之者若論導山而逾于河而以爲導岍岐荆山之脈使之度河以爲壺口諸山之類則亦不待聞見之及而知其謬矣夫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脈絡之所自來若今論葬法者之所言也若必實以山脈言之則亦自有可言而尤足以見其說之謬者蓋河北諸山本根脊脈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爲桑乾道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爲壺

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爲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大行又次一支乃爲常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東度而反爲是諸山哉若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亦有襲其謬者以爲衡山之脈東度而來則以見聞所及而知其必不然也蓋岍山之脈其一支爲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原而北徑潭袁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大庾者則包彭蠡之原以北至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原而北其首以盡于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越也豈衡山之脈能度九江而其度也又直爲敷淺原而已哉又有欲以揚州之三江卽爲荊州之中江北江而猶病其闕一乃顧彭蠡之餘波適未有號則姑使之潛冒南江之名以足之且又自謂聖經書法之

妙非它人之所及是亦極巧而且新矣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安得有三且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遼夔而不相屬也則又安能曲說而彊附之哉問諸吳人震澤下流實有三江以入于海彼旣以目驗之恐其說之必可信而於今尙可考也因并論之以俟來者有以質焉

皇極辨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爲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

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卽如舊說姑亦無問其它但卽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

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懼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旣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

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癘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材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

以脩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
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
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
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
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
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
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
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
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
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於心者也
偏黨反側者己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
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
蕩平平正直則已歸于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

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于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脩身立道之本是以誤

訓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爲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脩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尙何歛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爲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爲不衆更歷世變不爲不多幸而遺經尙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于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

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

馮當可字時行蜀人博學能文其集中有封事云願
陛下遠便佞疎近習清心寡欲以臨事變此興事造
業之根本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者也其論皇極深
合鄙意然則予前所謂千有餘年無一人覺其繆而
正之者亦近誣矣但專經之士無及之者而文士反
能識之豈汨沒傳注者不免於因陋踵訛而平心誦
味者有時而得之文字之外耶慶元丙辰臘月甲寅
東齋南窗記

尹和靜手筆辨

伊川先生曰某在何必看此書若不得某之心只是記得
它意豈不有差

既云某在不必看則先生不在之時語錄固不可廢矣

不得先生之心而徒記己意此亦學者所當博學審問
精思而明辨之不可以一詞之失而盡廢其餘也但先
生在則可以式瞻儀刑親受音旨自是不必看耳然讀
焉而質其疑於先生豈不益有助於發明哉如楊遵道
錄中記李端伯錄至大至剛以直之論若使遵道於此
廢而不觀存而不論則亦無以決此語之得失矣伊川
所以告和靖者蓋就其力量所至而語之惜乎其不復
致疑於此而遽誦以終身也

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失其意者不假一二言也
淺拙而失其意者固不足觀矣其見深其記工而得其
意者豈可以彼之失而遽廢之哉

如世傳史評之類皆非先生所著

史評固非先生所著但當論辨以曉學者不可因此并

廢語錄也

紹興初士大夫頗以伊川語錄資誦說言事者直以狂怪淫鄙詆之蓋難力辨也

以語錄資誦說者當時士大夫之罪以狂怪淫鄙詆之當時言事者之失非語錄使然也今惡當時士大夫畏當時言事者而諱語錄以爲不足觀是旣助言者以自攻而又無以服當時學者之心也豈不誤哉

掇同門所記僅數十端示之

愚嘗讀此書矣類多解釋經義之言若程氏之學止於如此則亦無以繼孔孟不傳之緒矣前輩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誠有味哉

伊川之學在易傳不必它求也

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而其徒又述其言以爲

論語其言反復證明相爲表裏未聞其以此而廢彼也
易傳所自作也語錄它人作也人之意它人能道者幾何
哉

如是則孔氏之門亦可以專治春秋而遂廢論語矣而
可乎

伊川先生爲中庸解疾革命焚於前門人問焉伊川先生
曰某有易傳在足矣何以多爲

嘗見別本記或問和靖據語錄先生自言中庸已成書
今其書安在和靖曰先生自以爲不滿意而焚之矣此
言恐得其真若無所不滿於其意而專恃易傳逆廢中
庸吾恐先生之心不如是之隘也

雜學辨何叔京跋語附

蘇氏易解

乾之彖辭發明性命之理與詩烝民維天之命書大誓中庸

孟子相表裏而大傳之言亦若符契蘇氏不知其說

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

為不可言不可見之說以先後之務為閃倏滉漾不

可捕捉之形使讀者茫然雖欲攻之而無所措其辨

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為說至簡今將言之而

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

學問之庸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所以為未嘗見

未嘗知之驗哉然道衰學絕世頗惑之故為之辨以

待後之君子而其它言死生鬼神之不合者亦并附

焉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蘇曰此論元也元之為德不可見也所可見者萬物資

始而已天之德不可勝言也惟是爲能統之

愚謂四德之元猶四時之春五常之仁乃天地造化發育之端萬物之所從出故曰萬物資始言取其始於是也存而察之心目之間體段昭然未嘗不可見也然惟知道者乃能識之是以蘇氏未之見耳不知病此顧以己之不見爲當然而謂真無可見之理不亦惑之甚與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蘇曰此所以爲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蘇曰此所以爲利也

愚謂此言聖人體元亨之用非言利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

蘇曰此所以爲貞也

愚謂此兼言利貞而下句結之也

乃利貞

蘇曰并言之也

愚謂此結上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之文與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不相蒙蘇氏
之說亦誤矣

蘇曰正直也方其變化各之於情無所不至反而循之
各直其性以至於命此所以爲貞也

愚謂品物流形莫非乾道之變化而於其中物各正
其性命以保合其大和焉此乾之所以爲利且貞也
此乃天地化育之源不知更欲反之於何地而又何
性之可直何命之可至乎若如其說則保合大和一

句無所用矣

蘇曰古之君子患性之難見也故以可見者言性以可見者言性皆性之似也

愚謂古之君子盡其心則知其性矣未嘗患其難見也其言性也亦未嘗不指而言之非但言其似而已也且夫性者又豈有一物似之而可取此以况彼耶然則蘇氏所見殆徒見其似者而未知夫性之未嘗有所似也

蘇曰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堯舜不能加焉桀紂不能逃焉是則性之所在也又曰性之所在庶幾知之而性卒不可得而言也

愚謂蘇氏此言最近於理前章所謂性之所似殆謂是耶夫謂不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則疑若謂夫本然之至善矣謂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則疑若謂夫良心之萌蘖矣以是爲性之所在則似矣而蘇氏初不知性之所自來善之所從立則其意似不謂是也特假於浮屠非幻不滅得無所還者而爲是說以幸其萬一之或中耳是將不察乎繼善成性之所由格亡反覆之所害而謂人與犬牛之性無以異也而可乎夫其所以重歎性之不可言蓋未嘗見所謂性者是以不得而言之也

蘇曰聖人以爲獨有性者存乎吾心則是猶有是心也有是心也僞之始也於是又推其至者而假之曰命命令也君之命曰令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無以

名之而寄之命耳

愚謂蘇氏以性存於吾心則爲僞之始是不知性之真也以性之至者非命而假名之是不知命之實也如此則是人生而無故有此大僞之本聖人又爲之計度隱諱僞立名字以彌縫之此何理哉此蓋未嘗深考夫大傳詩書中庸孟子之說以明此章之義而溺於釋氏未有天地已有此性之言欲語性於天地生物之前而患夫命者之無所寄於是爲此說以處之使兩不相病焉耳使其誠知性命之說矣而欲語之於天地生物之前蓋亦有道必不爲是支離淫遁之辭也

蘇曰死生壽夭無非命者未嘗去我也而我未嘗覺知焉聖人之於性也至焉則亦不自覺知而已矣此以爲

命也又曰命之與性非有天人之辨也於其不自覺知則謂之命

愚謂如蘇氏之說則命無所容命無所容則聖人所謂至命者益無地以處之故為是說以自迷罔又以罔夫世之不知者而已豈有命在我而不自覺知而可謂之聖人哉蘇氏又引文言利貞性情之文傳會其說皆非經之本旨今不復辨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蘇氏云云

愚謂此言聖人體利貞之德也蘇氏說無病然其於章句有未盡其說者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蘇曰陰陽果何物哉雖有婁曠之聰明未有能得其髣

髣者也陰陽交然後生物物生然後有象象立而陰陽
隱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然謂陰陽爲無有可乎
雖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謂之
陰陽與不見陰陽之髣髴而謂之無有皆惑也

愚謂陰陽盈天地之間其消息闔闢終始萬物觸目
之間有形無形無非是也而蘇氏以爲象立而陰陽
隱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失其理矣達陰陽之
本者固不指生物而謂之陰陽亦不別求陰陽於物
象見聞之外也

蘇曰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喻
道之似莫密於此者矣陰陽一交而生物其始爲水水
者無有之際也始離於無而入於有矣老子識之故其

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於道聖人之德雖可以名而不囿於一物若水之無常形此善之上者幾於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陰陽之未交廓然無一物而不可謂之無有此真道之似也

愚謂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舉道之全體而言莫著於此者矣而以爲借陰陽以喻道之似則是道與陰陽各爲一物借此而况彼也陰陽之端動靜之機而已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未有獨立而孤居者此一陰一陽所以爲道也今日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廓然無一物不可謂之無有者道之似也然則道果何物乎此皆不知道之所以爲道而欲以虛無寂滅之學揣摩而言之故其說如此

蘇曰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道而謂之仁智者見道而謂之智夫仁智聖人之所謂善也善者道之繼而指以爲道則不可今不識其人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可以謂其人則不可故曰繼之者善也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

愚謂繼之者善言道之所出無非善也所謂元也物得是而成之則各正其性命矣而所謂道者固自若也故率性而行則無往而非道此所以天人無二道幽明無二理而一以貫之也而曰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善者道之繼而已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何其言之繆耶且道外無物物外無道今日道與物接則是

道與物爲二截然各據一方至是而始相接也不亦
繆乎

蘇曰昔者孟子以爲性善以爲至矣讀易而後知其未
至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矣夫善性之效也
孟子未及見性而見其性之效因以所見者爲性猶火
之能熟物也吾未見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爲火夫熟
物則火之效也

愚謂孟子道性善蓋探其本而言之與易之旨未始
而有毫髮之異非但言性之效而已也蘇氏急於立說
非特不察於易又不及詳於孟子故其言之悖如此
蘇曰敢問性與道之辨曰難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
聲也性之似則聞也有聲而後聞耶有聞而後聲耶是
二者果一乎果二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曰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所以爲人者也非是無以成道矣

愚謂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與大傳此章之旨相爲終始言性與道未有若此言之著者也蘇氏之言曲譬巧喻欲言其似而不可得豈若聖賢之言直示而無隱耶昔孔子順謂公孫龍之辨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兩耳者甚易而實是也謂三耳者甚難而實非也將從其易而是者乎將從其難而非者乎此言似之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蘇曰屬目於無形者或見其意之所存故仁者以道爲仁意存乎仁也知者以道爲智意存乎智也賢者存意

而妄見愚者日用而不知是以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

愚謂蘇氏不知仁智之根於性顧以仁智爲妄見乃釋老之說聖人之言豈嘗有是哉謂之不見其全則或可矣又曰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文義亦非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蘇曰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說者駭之耳原始反終使之了然而不駭也

愚謂人不窮理故不知死生之說不知死生之說故不能不駭於死生之變蘇氏反謂由駭之而不知其說失其指矣窮理者原其始之所自出則知其所以生反其終之所於歸則知其所以死夫如是凡所以順生而安死者蓋有道矣豈徒以了然不駭爲奇哉

蘇氏於原始反終言之甚略無以知其所謂然以不
駭云者驗之知其溺於坐亡立化去來自在之說以
爲奇而於聖人之意則昧矣

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蘇曰物鬼也變神也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
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爲魄魄爲鬼志氣爲魂魂爲神
故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鄭子產曰其用物也弘矣
其取精也多矣古之達者已知此矣一人而有二知無
是道也然而有魄者有魂者何也衆人之志不出於飲
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彊其資約
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爲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
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祿之天下窮至匹夫無所損益也
故志勝氣而爲魂衆人之死爲鬼而聖人爲神非有二

致也志之所在者異也

愚謂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爲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不之矣降者屈而無形故謂之鬼遊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人物皆然非具有聖愚之異也孔子答宰我之問言之詳矣蘇氏蓋原其不考諸此而失之子產之言是或一道而非此之謂也

蘇黃門老子解

蘇侍郎晚爲是書合吾儒於老子以爲未足又并釋蘇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與因爲之辨而或者謂蘇氏兄弟以文義贊佛乘蓋未得其所謂

如傳燈錄解之屬其失又有甚焉不但此書爲可辨也應之曰予之所病病其學儒之失而流於異端不病其學佛未至而溺於文義也其不得已而論此豈好辯哉誠懼其亂吾學之傳而失人心之正耳若求諸彼而不得其說則予又何暇知焉

蘇曰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爲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愚謂道器之名雖異然其實一物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聖人之道所以爲大中至正之極亘萬世而無弊者也蘇氏誦其言不得其意故其爲說無一辭之合學者於此先以予說求之使聖人之意曉然無疑然後以次讀蘇氏之言其得失判然矣

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

愚謂道器一也示人以器則道在其中聖人安得而
晦之孔子曰吾無隱乎爾然則晦其道者又豈聖人
之心哉大抵蘇氏所謂道者皆離器而言不知其指
何物而名之也

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為道之所眩以不失為君子

愚謂如蘇氏此言是以道為能眩人而使之不為君

子也則道之在天下適所以為斯人之禍矣

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達也

愚謂聖人所謂達兼本末精粗而一以貫之也蘇氏

之所謂達則舍器而入道矣

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

愚謂老子之學以無為為宗果如此言乃是急急有

為惟恐其緩而失之也然則老子之意蘇氏亦有所

不能窺者矣

故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爲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
故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

愚謂道者仁義禮樂之總名而仁義禮樂皆道之體
因用也聖人之脩仁義制禮樂凡以明道故也今日絕
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則是舍二五而求十也豈不悖
哉

夫道不可言可言者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
昧者執似以陷於僞

愚謂聖人之言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
大朋友之交也不知此言道邪抑言其似者而已耶執
此而行亦有所陷者耶然則道豈真不可言但人自
不識道與器之未嘗相離也而反求之於昏默無形

一
之中所以爲是言耳

故後世執老子之說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
大過

愚謂善學老子者如漢文景曹參則亦不至亂天下
如蘇氏之說則其亂天下也必矣學孔子者所得亦
夫有淺深有過無過未可槩論且如蘇氏非不讀孔子
之書而其著書立言以惑悞天下後世如此謂之無
過其可得乎

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苦其
無所從

愚謂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不知指謂何人如
姑何其達而所達者何道也且曰不少則非一二人而
已達道者果如是之衆耶孔子循循善誘誨人不倦

入德之途坦然明白而曰常苦其無所從入則其未嘗一日從事於此不得其門而入可知矣宜其析道與器而以仁義禮樂爲無與於道也然則無所從入之言非能病孔子之道而絕學者之志乃所以自狀其不知道而妄言之實耳

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
又愚謂以孔子老聃並稱聖人可乎世人譏太史公先黃老後六經然太史公列孔子於世家而以老子與韓非同傳豈不有微意焉其賢於蘇氏遠矣父子與全於此必略於彼矣

又愚謂有彼有此則天下常有二道也
蘇氏後序云六祖所云不思善不思惡卽喜怒哀樂之未發也

愚謂聖賢雖言未發然其善者固存但無惡耳佛者
之言似同而實異不可不察

又云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
愚謂喜怒哀樂而皆中節謂之和而和者天下之達
道也六度萬行吾不知其所謂然毀君臣絕父子以
人道之端爲大禁所謂達道固如是耶

又云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
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
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
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世法然後可
耳

愚謂天下無二道而又有至道世法之殊則是有二
道矣然則道何所用於世而世何所資於道耶王氏

有高明處己中庸處人之論而龜山楊公以為如此
則是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愚
於蘇氏亦云

張無垢中庸解

無垢本佛語而張公子詔侍郎之
別號也張公以佛語釋儒書其跡

尤著故正
其名如此

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既自以為
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既得櫛柄入手開
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世出
世間兩無遺恨矣然此語亦不可使俗輩知將謂實
有恁麼事也見大慧禪師與張侍郎書今不用此之
見於語錄中蓋其徒諱之也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
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
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本末指意略如其所受於

師者其二本殊歸蓋不特莊周出於子夏李斯原於荀卿而已也竊不自揆嘗欲爲之論辨以曉當世之惑而大本旣殊無所不異因覽其中庸說姑掇其尤甚者什一二著于篇其他如論語孝經大學孟子之說不暇遍爲之辨大抵忽遽急迫其所以爲說皆此書之類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張云天命之謂性第贊性之可貴耳未見人收之爲己物也率性之謂道則人體之爲己物而入於仁義禮智中矣然而未見其施設運用也脩道之謂教則仁行於父子義行於君臣禮行於賓主知行於賢者而道之等降降殺於是而見焉

愚謂天命之謂性言性之所以名乃天之所賦人之

所受義理之本原非但贊其可貴而已性亦何待於
人贊其貴耶董子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
此可謂庶幾子思之意而異乎張氏之言矣且既謂
之性則固已自人所受而言之今日未爲己物則是
天之生是人也未以此與之而置之他所必是人者
自起而收之而後得以爲己物也不知未得此性之
前其爲人也孰使之呼吸食息於天地之間以收此
性且夫性者又豈塊然一物寓於一處可搏而置之
軀殼之中耶仁義禮智性之所有與性爲體者也今
曰體爲己物然後入於仁義禮智之中則是四者逆
設於此而後性來於彼也不知方性之未入也是四
者又何自而來哉凡此皆不知大本妄意穿鑿之言
智者觀之亦不待盡讀其書而是非邪正已判於此

章矣仁行於父子義行於君臣是乃率性之道而遽

以為脩道之教亦失其次序矣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止慎其獨也

張云不睹不聞少致其忽宜若無害矣然而怠忽之心

已顯於心目之間云云不足以感人動物而招非意之

辱莫為之禍焉此君子所以慎其獨也

愚謂君子所以慎其獨者非為恐招禍辱而已也今

曰不睹不聞之間少致其忽初無所害特恐招禍辱

而後慎其獨焉非知道者之言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張云未發以前戒慎恐懼無一毫私欲

愚謂未發以前天理渾然戒慎恐懼則既發矣

君子中庸

張云方率性時戒慎恐懼此學者之事也及其深入性之本原直造所謂天命在我然後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教以幸於天下至於此時聖人之功用興矣

愚謂率性之謂道言道之所以得名者如此蓋曰各循其性之本然卽所謂道爾非以此爲學者之事亦未有戒慎恐懼之意也脩道之謂教通上下而言之入皆聖人所以立極賢人所以脩身皆在於此非如張氏之說也又曰深入性之本原直造所謂天命在我理亦有礙且必至此地然後爲人倫之教以幸天下則是聖人未至此地之時未有人倫之教而所以至此地者亦不由人倫而入也凡此皆爛漫無根之言乃釋氏之緒餘非吾儒之本指也

張云率性之謂道未離本位脩道之謂教不可以離不

離名之也

愚謂言性有本位則性有方所矣聖賢言性似不如
此假如其說則前章云率性所以求中言求則是自
此求彼非離本位而何至於以脩道爲聖人之功用
則又曰不可以離不離名之蓋其說有所不通而駸
駸乎遁矣

人皆曰予知

張曰人皆用知於詮品是非而不知用知於戒慎恐懼
使移詮品是非之心於戒慎恐懼知孰大焉

愚謂有是有非天下之正理而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所以爲知之端也無焉則非人矣故詮品是非乃窮
理之事亦學者之急務也張氏絕之吾見其任私鑿
知不得循天理之正矣然斯言也豈釋氏所稱直取

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遺意耶嗚呼斯言也其

儒釋所以分之始與固其文非平旦之本該矣此

回之爲人

張云顏子戒慎恐懼超然悟未發已發之幾於喜怒哀
樂處一得天命之性所謂善者則深入其中人欲都忘
我心皆喪

愚謂超然悟未發已發之幾中庸無此意也喜怒哀
樂莫非性也中節則無不善矣不知更欲如何得之
而又如何深入其中也若此則是前乎此者未得此
性而常在性之外也耶且曰我心皆喪尤害於理
張云人第見其拳拳服膺而不知顏子與天理爲一無
一毫私欲橫乎其間不識不知我已且無有矣

愚謂此言蓋欲極意以諛顏子而無所準則不自知

其言之過也

惟聖者能之

張云予嘗求聖人而不可得今乃知止在喜怒哀樂未發處爾

愚謂有道者見理平常其言雍容閑暇而理致自遠似不如此之駭遽而張皇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張云由戒慎恐懼以養喜怒哀樂使爲中爲和以位天地育萬物

愚謂喜怒哀樂之未發乃本然之中發而中節乃本然之和非人之所能使也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理之自然今加以字而倒其文非子思之本意矣此乃一篇之指要而張氏語之輒有差繆尙安得爲知言

哉

張云中庸無止法故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自謂知能止矣又曰君子之道所以大莫能載小莫能破以其戒慎恐懼察於微茫之功也

愚謂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蓋無止則高者過卑者陷非所以爲中庸矣聖人固未嘗自謂知能然非此章君子之指也蓋所謂不知不能莫能載莫能破皆極言道體之無窮爾非謂聖人而言亦無察於微茫之意也張云戒慎恐懼則未萌之始已致其察至於鳶飛魚躍而察乃在焉又曰上際下蟠察無不在所以如鳶飛魚躍察乃隨飛躍而見焉

愚謂中庸引此詩以發明道體之無所不在所謂費而隱也明道上蔡言之已詳子思復生不能易也張

氏之云不亦異乎且曰未萌之始已致其察則是有事焉而正之也

張云顧惟此察始於戒慎恐懼以養中和而喜怒哀樂

未發已發之間乃起而為中和無不立而收養聚

焉愚謂起而為中和如之何其起也此豈知中和者之

語哉

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張云人即性也以我之性覺彼之性

愚謂詳經文初無此意皆釋氏之說也且性豈有彼

我乎又如之何其能以也

張云使其由此見性則自然由乎中庸而向來無物之

言不常之行皆掃不見跡矣

愚謂見性本釋氏語蓋一見則已矣儒者則曰知性

平既知之矣又必有以養而充之以至於盡其用力有
漸固非一日二日之功日用之際一有懈焉則幾微
之間所害多矣此克己復禮之所以爲難而曾子所
以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其免也張氏之言與此亦
不類矣然釋氏之徒有既自謂見性不疑而其習氣
嗜欲無以異於衆人者豈非特夫掃不見跡之虛談
而不察乎無物不常之實弊以至此乎然則張氏之
言其淵源所自蓋可知矣

忠恕違道不遠

張云恕由忠而生忠所以責己也知己之難克然後知
天下之未見性者不可深罪也又曰知一己之難克而
知天下皆可恕之人

愚謂恕由忠生明道謝子侯子蓋嘗言之然其爲說

與此不相似也若曰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
快怒之人則是以己之私待人也怒之爲義本不如此
天正蒙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
盡則盡仁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此則物我一致各務循
忠感理而無違矣聖賢之言自有準則所謂以人治人者
雖曰以衆人望人然而必曰道不遠人則所以爲衆
人者亦有道矣以己不能克其私而并容他人使之
成其惡則是相率而禽獸也其爲不忠不恕孰大於
是

所求乎子句以事父未能也

張云子事父臣事君弟事兄朋友先施之皆曰求者蓋
所以致其察也察子之事父吾未能安敢責父之愛子

乎

愚謂此四句當爲八句子臣弟友四字是句絕處求
猶責也所責乎子者如此然我以之事父則自有所
未能正蒙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蓋將由是
而加勉正身以及物非如上章所云以己難克而并
容他人也且又曰察子之事父吾未能則安敢責父
之愛子乎則是君臣父子漠然爲路人矣旻天之泣
小弁之怨又何謂也蓋其馳心高妙而於章句未及
致詳故因以誤爲此說以求爲察亦非文義

言顧行

張云顧者察也

愚按上章以求爲察固已無謂此又以顧爲察尤爲
牽合大抵張氏之爲是說得一字可推而前者則極
意推之不問其至於何處與其可行不可行也篇內

所謂戒慎恐懼下章所謂忠恕所謂知仁勇所謂發
育峻極皆此類也

在上位不陵下

張云君子自戒慎恐懼醞釀成中庸之道

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

張云欲知戒慎恐懼之效當於忠恕卜之欲知忠恕之
效當於父母卜之

愚謂此言皆牽合無理且父母至尊豈人子所以卜
忠恕之物乎詳味此言可見其二本矣

鬼神之爲德

張云天地萬物森然鬼神列于中不可違也

愚按張氏他章之說甚詳而此獨略將有所疑而不

敢盡耶抑其所謂鬼神者特如世俗之論而不之究耶然詳味列字之意則以鬼神別爲一物明矣豈知鬼神者之言哉

大德必受命

張云言此所以勉天下之爲德也當始於戒慎恐懼而以位祿名壽卜德之進否

愚謂德盛則名位祿壽從之乃理之必然非姑爲此言以勉天下之爲德亦非使學者以是四者卜其德之進否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其受命也乃不期而自至耳豈曰卜之云乎張氏之說乃謀利計功之尤者學者一有此念存乎胸中則不可以進德矣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張云戒慎恐懼則無適而不在中和中其無憂也必矣
中和之中自當有賢父聖子又曰武王之舉危道也

愚謂凡此類皆牽合而此數句尤疎闊無理又以武

王之舉為危道則是聖人行險以徼幸也是豈知順

天應人之為安哉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張云不知先王居於何地乃知天神自郊求地祇自社

求人鬼自禘嘗求哉

愚謂先王所以知此以其理而已矣不煩更為奇怪

大論之說

地道敏樹

張云布種下實未及頃刻云云

愚謂雖天下至易生之物亦未有下種未及頃刻而

發生者此可見其矜奇欲速之心矣

故君子不可不脩身止不可以不知天

張云戒慎恐懼深致其察所以知天也

愚謂戒懼致察既知天而事天之事也未能知天則

何所戒懼乎

張云推知天之心以知人推知人之心以事親

愚按推知天以知人猶之可也推知人以事親不亦悖乎伊川先生曰不知人則所與或非其所由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此論不可易也

所以行之者一也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

張曰知而未能行是未能運用此誠也

愚謂知而未能行乃未能得之於己豈特未能用而

已乎然此所謂知者亦非真知也真知則未有不能
行者且曰運用此誠亦非知誠者之語蓋誠則無為
而成初不煩運用矣

張云行知仁勇者誠也而所以知此誠者非他物也亦
即誠也所以行此誠者非他物也亦即誠也此聖人極
誠之所在而指之也又云誠字雖同而行知仁勇之誠
不若知誠之誠為甚明知誠之誠不若行誠之誠為甚
大也

愚按經文所以行之者一也與其知之一也及其
成功一也兩句立語命意不同張氏似誤作一例讀
之故其為說如此文義猶不暇通而遽欲語其精微
此其所以失之也且所謂誠者一而已矣今乃裂而
三之又於其中相與自為優劣蓋不窮天理無所準

則而逞其私智逆探幽深橫驚捷出必極其所如往
而後已則安得不至於是乎然推其本原則生生化
化見見聞聞之緒餘也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張云近之爲言以不遠也不遠卽在此而已第知所以
好學者誰所以力行者誰所以知恥者誰則爲知仁勇
矣見於言語文字者皆近之而已惟人體之識所以體
者爲當幾而明卽事而解則知仁勇豈他物哉

愚謂上章旣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
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聖
人之言淺深遠近之序不可差次如此張氏以爲不
遠者是矣而又曰卽在此而已何其言之相戾也蓋
其所以爲說者牽之以入於荒唐繆悠之中其勢不

得而自已爾夫好學力行知恥在我而已又必求其所以如此者爲誰而後爲至則是身外復有一身心外復有一心紛紛乎果何時而已耶設使果如其言則所謂誰者一而已矣聖人復何用虛張三者之目使學者徒爲是多方以求之耶詳求聖人之意決不如此特釋氏之說耳此章之指惟呂博士之言淵慤有味庶幾得之張氏之徒蓋以爲淺近而忽之矣然豈知其言近指遠真得聖賢之意也與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張云如其知仁勇則亦不期於脩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來百工懷諸侯柔遠人矣又曰九經以次而行皆中其會矣

愚謂如張氏之云則九經皆剩語矣聖人之道所以

異於異端者以其本末內外一以貫之而無精粗之辨也故子思於九經反復三致意焉而張氏忽之如此蓋每事欲高於聖賢一等而不知憑虛失實祇其所以爲卑也

凡事豫則立

張云欲學者養誠於平日也

愚謂先立乎誠則無不豫矣非謂豫養誠也既誠矣則何豫養之云乎

不誠乎身矣

張云世之論誠者多錯認專爲誠夫至誠無息專非誠也以專爲誠則是語言寢處應對醜酢皆離本位矣愚謂專固不足以盡誠然遂以無息爲誠則亦誤矣蓋惟至誠爲無息非因其無息而命之以誠也離本

位之言聖人無有已辨於前矣然專亦豈遽離本位哉

張云世之行誠者類皆不知變通至於誦孝經以禦賊讀仁王以消災

愚謂聖賢惟言存誠思誠未嘗言行誠蓋思之既得存之既著則其誠在己而見於行事者無一不出於

誠謂之行誠則是己與誠為二而自我以行彼誠之為道不如是也如此者其失不但不知變通而已若

曰所行既出於誠則又不可謂之行誠而亦無不知變通之理張氏之言進退無所據矣至於誦孝經以

禦賊蓋不知明理而有迂愚之蔽以是為行誠而不知變通然則張氏之所謂誠亦無以異於專矣讀仁

王經者其溺於邪僻又甚不得與誦孝經者同科矣

張云格物知至之學內而一念外而萬事無不窮其終始窮而又窮以至於極盡之地人欲都盡一旦廓然則性善昭昭無可疑矣

愚按格物之學二先生以來諸君子論之備矣張氏之云乃釋氏看話之法非聖賢之遺旨也呂舍人大學解所論格物正與此同愚亦已爲之辨矣

張云注之於身則身誠注之於親則親悅注之於友則友信注之於君於民則獲上而民治

愚謂明乎善則身自誠乃理之自然身誠則親自悅由是以及於友於君於民皆然乃積盛充實而自致耳今日注之而然則是設之於此射之於後而冀其必然也其爲不誠莫大於是

張云誠之所在擊觸轉移

珍做宋版印
愚謂至誠積於中而事物應於外理之常也然豈若
是其驚遽暴疾哉

張云安得不想孔子孟子再拜以謝其格言乎

愚謂觀此氣象甚矣其粗鄙而輕浮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張曰博學者戒慎恐懼非一事也問思辨放此

愚謂戒慎恐懼乃篤行之事非博學之謂也

誠明明誠

張云由上智之自得而合乎聖人之教者性也由遵聖
人之教而造乎上智之地者教也上智自得而不合於
聖人之教則爲異端矣

愚謂張氏於誠明之說蓋未嘗深考而爲此說以合
其素論觀其自處傲然已在誠明之域矣然謂上智

自得而有不合於聖人之教者則未知其所得果何
事也且所謂異端者復誰謂乎夫豈不自知其已失
身於此而故爲是言者是乃所謂改頭換面陰子而
陽擠之將以自蓋其迹而幸人之不疑己其爲不誠
莫大於是是以是心而語中庸不亦戾乎大哉聖人之
道章云荒唐

夢幻之學其意亦猶
是也後不復重出矣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止天地參矣

張云此誠既見己性亦見人性亦見物性亦見天地之
性亦見

愚謂經言惟至誠故能盡性非曰誠見而性見也見
字與盡字意義迥別大率釋氏以見性成佛爲極而
不知聖人盡性之大故張氏之言每如此

其次致曲

張云禮樂射御書數中直造乎誠之地也

愚謂直造乎誠則非致曲也

張云變者此誠忽然而有倏然而無

愚謂誠若如此何以爲物之終始乎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張云既前知之則以誠造化轉移變易使禍爲福妖爲

祥亡爲興蓋無難也

愚謂至誠之道非可以者以之則非誠矣夫轉禍爲

福易災爲祥以太戊高宗之事觀之則理固有是然

不如是之易也是以古之聖賢遇災而懼嚴恭祗畏

以正厥事猶不敢庶幾其萬一故曰瞻仰昊天曷惠

其寧豈曰轉移變易而無難哉然此章之指初亦不

爲是發也

不誠無物

張云吾誠一往則耳目口鼻皆壞矣罕有父昏昧長野
愚謂誠無人我之別不必言吾無彼此之殊不必言
往耳目鼻口亦豈有一旦遽壞之理哉此章之說諸
先生言之悉矣以彼觀此得失可見不誠而衣本然
君子誠之爲貴

張云誠未足貴誠而又誠之斯足貴也

愚謂聖人言天下之理無出於誠而曰誠未足貴何
其言之悖也且旣誠矣以爲未足貴而又誠之乃足
貴則前之所謂誠者無乃爲棄物與蓋緣本不知誠
而惟恐其言之小故其言每如此且誠者天之道豈
亦未足貴必待誠之者人之道乃足貴耶雖至愚有
以知其不然矣

至誠無息

張云不見形象而天地自章不動聲色而天地自變垂拱無爲而天地自成天地亦大矣而使之章使之變使之成皆在於我又曰至誠不息則有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又自此而造化之妙矣

愚詳經意蓋謂至誠之理未嘗形見而自彰著未嘗動作而自變化無所營爲而自成就天地之道一言而盡亦不過如此而已張氏乃以爲聖人至誠於此能使天地章明變化於彼不惟文義不通而亦本無此理其曰天地自此而造化語尤險怪蓋聖人之於天地不過因其自然之理以裁成輔相之而已若聖人反能造化天地則是子孫反能孕育父祖無是理也凡此好大不根之言皆其心術之蔽又原於釋氏

心法起滅天地之意正蒙斥之詳矣後以不耳尊德性而道問學止敦厚以崇禮

張云自戒慎恐懼而入入而造於發育峻極之地而不

敢已則行乎三千三百之中而道問學矣尊德性而不

敢已則又變而爲致廣大此下不敢已者三知新崇禮

又致廣大極高明之變名也六不出乎天地此亦夫

愚按此皆言體道成德之目無不敢已而又變之意

變名之說亦無義理變名而由激故謂書如其說也

張云豈有一毫之變怪以驚眩天下之耳目哉我望人

愚按張氏之書變怪驚眩蓋不少矣猶以爲無有不

知更欲如何乃爲變怪驚眩哉變怪驚眩之

吾從周變怪驚眩之

張云周法已弊其過多矣孔子身非輔相不在尊位所

以不敢輕議妄論而曲意以從周之法度也

愚按孔子言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則其從周也亦有道矣非不得已而妄從之也若末世之弊有如拜上之泰則不盡從矣其不得不從者是亦義理之所在斯誠然而從之以為曲意而從非聖人之心也張氏歸心乎釋氏而曲意於儒者故其所以窺聖人者如此非一辭之失也其所從來遠矣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也

張云夫如此指何事而言哉即予所謂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也

愚按張氏戒慎恐懼二句橫貫中庸一篇之中其牽合附會連章累句已不容一一辨正矣至於此章經文所謂如此乃上文君子之道本諸身以下耳張氏

欲成其前說乃近舍本章上文之義遠指戒慎恐懼於數千字之前未論義理之當否而豈言語文字體勢之常哉故特論此一章尤疎漏處以見其餘之皆此類也

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張云論至於此則夫子蓋未嘗死也觀乎天地此亦夫子之乾坤也

愚按孔子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未嘗言文王之不死也然言近旨遠其味無窮所以爲聖人之言也不死之云變怪駭人而實無餘味故程子有言立言當涵畜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正爲此耳

呂氏大學解

呂氏之先與二程夫子遊故其家學最爲近正然未

能不惑於浮屠老子之說故其末流不能無出入之

弊按正獻公神道碑載公進讀上語及釋老虛寂之

差之端也堯舜之道精粗本末一以貫之其所知者

似與釋老不相似也以為所知在此而所急在彼是

未流之弊豈可勝道哉今論其一二以補其闕蓋其

他說之近正者則君子猶有取焉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呂氏曰異端之學皆不知所先後考索勤苦雖切而終

不近故有終始為一道本末為兩端者

此天愚謂此言似為釋氏發然呂氏終身學焉不知以誰

為異端而為是說以詆之耶蓋其心未必不以為有

先後者世間之粗學而無先後者出世間之妙道兩

者初不相為謀雖並行而不相悖也方其言此故不

得不是此而非彼及其為彼則又安知其不是彼而

非此哉彼其陽離陰合自以爲左右采獲而集儒佛之大成矣曾不悟夫言行不類出入支離之爲心害而莠亂苗紫奪朱之患又將無所不至也此蓋原於所知在此所急在彼之意而其失又甚焉近世之言道者蓋多如此其誤後學深矣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呂氏曰致知格物脩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同者也理既窮則知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默而識之

愚謂致知格物大學之端始學之事也一物格則一知至其功有漸積久貫通然後胸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誠心正矣然則所致之知固有淺深豈遽以爲與堯舜同者一旦忽然而見之也哉此殆釋氏一聞

千悞一超直入之虛談非聖門明善誠身之實務也
其與前章所斥異端之學不知所先後者又何以異
哉

呂氏曰草木之微器用之別皆物之理也求其所以爲
草木器用之理則爲格物草木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
然識之此爲物格

愚按伊川先生嘗言凡一物上有一理物之微者亦
有理又曰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小而一物之所以
然學者皆當理會呂氏蓋推此以爲說而失之者程
子之爲是言也特以明夫理之所在無間於大小精
粗而已若夫學者之所以用功則必有先後緩急之
序區別體驗之方然後積習貫通馴致其極豈以爲
直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與堯舜同者無故忽

然自識之哉此又釋氏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說殊非孔氏遺經程氏發明之本意也嚮以呂氏之博聞彊識而不爲是說所迷則其用力於此事半而功必倍矣今乃以其習熟見聞者爲餘事而不復精察其理之所自來顧欲置心草木器用之間以伺其忽然而一悟此其所以始終本末判爲兩途而不自知其非也舊見呂氏晚年尺牘數語有足以證成此義者因系之于後并爲之說云

呂氏曰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爲則所謂致知格物正此事也比來權去文字專務體究尙患雜事紛擾無專一工夫若如伊川之說物各付物便能役物却恐失涉顛預爾

預爾

呂自注云其意以爲物不可去事不可無正當各任之耳

愚謂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呂氏顧

以爲致知格物之事此其所以誤爲前說而不知其非也若然則又安得獨以不知所先後者爲異端之病哉若由吾儒之說則讀書而原其得失應事而察其是非乃所以爲致知格物之事蓋無適而非此理者今乃去文字而專體究猶患雜事紛擾不能專一則是理與事爲二必事盡屏而後理可窮也終始二道本末兩端孰甚於此則未知呂氏所體所究果何理哉伊川之說正謂物各有理事至物來隨其理而應之則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理之所當然者如舜之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此其所以不爲物之所役而能役物豈曰各任之而已哉如曰任之而已則是漫然不察其是非可否而一切聽其所爲也如此則能不爲物之所役者鮮矣顧舍其顛預而謂人顛預豈

不惑哉

先王之世一道德同風俗故天下之大人無異言
家無異學豈復知有異端之害哉及周之衰正道
陵遲禮壞樂崩夫子憂之乃緒正六經以明先王
之教當是時異端雖不能無猶未有以名家者也
及夫子沒世道益衰狂僭之士見聖人之有作也
遂各逞其聰明競立異說以自名於世顧與正道
並馳而爭勝於是天下之人耳目眩瞶而莫知適
從矣然諸子百家雖各主其說而其爲害則有淺
深如老莊之虛浮人固知其無著申韓之刑名人
固知其少恩皆不足以惑人也惟楊墨之學假仁
義以爲名而實爲仁義之害惑人之尤甚者也故
孟子起而閑先聖之道舍諸子而獨闢楊墨以正

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使天下若醉而醒夢而覺然後正道廓如也噫孟子以來千有餘載儒者溺於詞采實不見道徒辨楊墨之非至身爲楊墨則不自覺徒惡楊墨之害至躬蹈楊墨則不自知况敢冀其有孟氏之功乎夫浮屠出於夷狄流入中華其始也言語不通人固未之惑也晉宋而下士大夫好奇嗜怪取其侏離之言而文飾之而人始大惑矣非浮屠之能惑人也導之者之罪也今有人於此詭衣冠而談空無衆必止而詬之一旦有貴顯名譽之士亦從而效尤則人皆貽愕改觀未論其事之是非且以其人而信之矣幾何其不胥而爲夷狄哉此有識之所甚憂而永嘆也二蘇張呂豈非近世所謂貴顯名譽之士乎其學

乃不知道德性命之根原反引老莊浮屠不經之說而紊亂先王之典著爲成書以行於世後生既未有所聞必以其人而尊信之漸染既深將如錮疾可不哀乎新安朱元晦以孟子之心爲心大懼吾道之不明也弗顧流俗之譏議嘗卽其書破其疵繆鍼其膏肓使讀者曉然知異端爲非而聖言之爲正也學者苟能因其說而求至當之歸則諸家之失不逃乎心目之間非特足以悟疑辨惑亦由是而可以造道焉故余三復而樂爲之書云乾道丙戌孟冬晦日臺溪何鎬謹跋

古史餘論

近世之言史者唯此書爲近理而學者忽之予獨愛其序言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於爲善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

其於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非近世論者
所能及而所論史遷之失以為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
亦中其病顧其本末乃有大不相應者竊以為於此有以
識之則其達於聖賢不遠矣作古史餘論

本紀

蘇子曰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為宗萬物莫能嬰
之予竊以為此特以老子浮屠之說論聖人非能知聖人
之所以聖者也故為其說空虛無實而中外首尾不相為
用若削其其道以下而更之曰其心渾然天德完具萬事
之理無一不備而無有一毫人欲之私焉則庶乎其本正
而體用可全矣印本皆作以無為宗而蘇子嘗云佛書
言以無為法者謂以無而為法耳非謂有
無為之法也僧徒拙於文義乃以佛法為無為之法誤矣
其言如此而其為黃帝紀亦但言以無為宗而為字不再
出不應此序無字之下獨得有兩為字也蘇子之言雖非
至論而於佛書文義猶為得之今復并失其指故略為之

辨至其所謂其積之中者有餘故推以治天下有不可得
而知者則雖非大失而積與推者終非所以言聖人不若
易之曰默而該之者既溥博而淵泉故其揮而散之者自
以時出而無不當則庶乎輕重淺深之間亦無可得而議
也其曰管仲子產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者是則然矣至
謂孔子知之至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而人不信則是
以夫子之言爲有隱孟子之知爲未盡也且其謂數子之
所未知孟子之所未盡與孔子之所知者皆果爲何事耶
若但曰以無爲宗萬物莫能嬰之而已則數子之未知也
不足恨而孔孟之所知吾恐其非此之謂也其必易之曰
至於孔子蓋全體焉而孟子之知亦足以至乎其極則庶
乎數子之所未知者可得而言耳時以告人時字亦未鳴
當當改作然每字

呼秦漢以來史冊之言近理而可觀者莫若此書而其所

未合猶若此又皆義理之本原而不可失者豈其學之所
從入者既已未得其正而其所以講磨體蹈之者又有所
未精是以雖既其文而未既其實雖聞其號而未燭厥理
也歟嗚呼聖學不傳其害可勝言哉

黃帝紀云其師岐伯明於方世之言醫者宗焉然黃帝之
書戰國之間猶存其言與老子相出入以無爲宗其設於
世者與時俯仰皆其見於外者也予謂此言尤害於理竊
意黃帝聰明神聖得之於天其於天下之理無所不知天
下之事無所不能上而天地陰陽造化發育之原下而保
神練氣愈疾引年之術以至其間庶物萬事之理巨細精
粗莫不洞然於胸次是以其言有及之者而世之言此者
因自託焉以信其說於後世至於戰國之時方術之士遂
筆之書以相傳授如列子之所引與夫素問握奇之屬蓋

必有粗得其遺言之彷彿者如許行所道神農之言耳周
官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恐不但若此而已也今蘇子
乃獨指其與老子相出入者爲黃帝之本真而其前所叙
載制作征誅開物成務之大法下至醫方灸刺之屬皆以
爲設於世見於外而與時俯仰者則是聖人之內外心跡
判然兩途而其文章事業之見於世者皆不出於其中心
之實然矣而可乎哉

舜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
該卞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
言箕山之上有所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
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
其一瞽象殺舜蓋不可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
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

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况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己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唯不避而彊取之乃爲逆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

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蘇子蓋賢共伯而尙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

夏紀與賢與子之論孟子言之盡矣彼以好異期聖人者固妄而謂聖人畏天下後世喜名失實之弊而後不敢與賢以爲異至累數十百言以辨之者亦淺乎其知聖人矣序文所謂水寒火熱騶虞竊脂者又安在哉且於篇首卽

以苟字爲言則其簡慢徇情之意勝又以不求爲異爲主則其同流合污之願深大抵不知天命人心爲義理本原之正而橫斜曲直唯其意之所欲此則蘇氏膏肓沉痾之疾凡其父子兄弟少日之言若此類者不可勝舉而少公資稟稍爲靜厚故其晚歲粗知省悟而意聖賢之心不徒若是其卑也是以特序此書以救前失然舊習已安未易猝拔而本原綱領終未明了故其平日之邪論乘間竊發而一時正見之暫明者不足以勝之也若長公之志林則終身不能有以少變於其舊又不逮其弟遠矣而又周論之云似矣然細考之有不能無失者請試言之夫民生之初固未始有禮義之文也然自其相生養而有父子則知有相愛之恩矣自其相保聚而有君臣則知有相敬之義矣是則禮義之實豈可謂之無哉今日曰民生之初父

子無義君臣無禮此其不知道體之言一也臣父子言義亦非

是今以此等處多皆不暇辨也夫人唯其本有禮義之心也是以凡所作

為有所準則而知其安與不安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者也今日無禮義矣則觸情而行從欲而動乃其當然無

所不可而又謂其戚然有所不寧而後反求諸心以得所

安則未知其何所準則而知之也此其不知道體之言二

也且人心固有禮義之實矣然非有聖人全體此心以當

君師之寄因其有是實者而品節之則禮義之文亦何自

而能立其品節之也雖非彊之以其所不欲然亦非苟徇

其私意之所便也今味蘇子之言乃若以為天下之人自

能為禮而無待於聖人又以為人之為禮但求以即其所

安而不論其所安之準則則其末流之弊必將反有至於

裸袒踞肆而後已者此又其不察事理之言也若夫古今

之變極而必反如晝夜之相生寒暑之相代乃理之當然非人力之可爲者也是以三代相承有相因襲而不得變者有相損益而不可常者然亦唯聖人爲能察其理之所在而因革之是以人綱人紀得以傳之百世而無弊不然則亦將因其旣極而橫潰四出要以趨其勢之所便而其所以變之善惡則有不可知者矣若周之衰文極而弊此當變之時也而聖王不作莫有能變周用夏救僊以忠如孔子董生太史之言者是以文日益勝禮日益繁使常人之情有所不能堪者於是始違則作僞以赴之至於久而不堪之甚則遂厭倦簡忽而有橫潰四出之患若秦之掃除二帝三王之迹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以至于今遂有如蘇子所謂冠婚喪祭不爲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者正坐此也而蘇子固謂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不趨

於文卽是又謂禮俗之變皆唯衆人之所自爲而聖人之通其變者爲無所與於其間也且曰日趨於文矣則又安有秦之苟簡與今之無禮如蘇子之所病而秦之苟簡與今之無禮又豈爲治者真有革薄從忠之意而故爲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如彼之所譏者耶其言反覆自相矛盾此又不察時變不審物情之甚者也然則有聖賢出而欲爲今日之禮者宜柰何曰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韶舞此吾夫子之言萬世不易之通法也今以繼周而言則固當救之以忠更以適時而慮亦恐其未能遽及夫文也亦曰躬行以率之講學以開之厚其實而粗品節之使其文雖未備而不至於鄙野大綱略舉而不至於難行則亦庶乎其有移風易俗之漸矣

蘇子論戰國之勢以爲當是之時雖有桓文之君假仁義

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有所不行必得至誠之君子自脩而不爭如商周之先王庶幾可以服之其爲秦計則曰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來天下之民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誰與共守此其言皆善矣其視史遷六國年表之云不啻美玉之視碨硤也然其爲六國計但以齊魏之不受兵爲驗則是不知文侯之時秦方以戎翟見擯於中國固未能窺兵於山東君王后之時秦方用遠交近攻之術日以三晉荆楚爲事故爲二國者得以少安而無患若孝公商鞅之後始皇李斯之時則如楚用子蘭齊用后勝召之會則會劫之朝則朝今日割五城明日獻十邑其事秦豈不甚謹而不爭哉而卒以危亡之不暇蘇子之策亦不足以支矣然則宜柰何曰其亦彊於自治厚於養民博求聖賢之佐以自輔使德之脩於己者秦一己百秦十

己千固守四方交鄰以道使其勢出可以征而入可以守
汲汲乎以一世生民塗炭陷溺爲己任而不專以求利於
吾國爲心焉則亦庶乎其可也若姑以自脩者藉口而實
專主於不爭以事秦則所謂自脩者吾恐區區之杯水不
足以救焦邑滅都之火而所謂不爭者乃所以稔子蘭后
勝之禍也彼孟子所以告齊梁之君者其本末次第之詳
爲如何而其終也又未嘗不以無敵於天下爲效豈若蘇
子苟簡備數之言而已哉

始皇紀論封建之不可復其說雖詳而大要直謂無故國
之可因而已嘗試考之商周之初大賚所富已皆善人而
其土地廣狹隨時合度無尾大外彊之患王者世世脩德
以臨之又皆長久安寧而無倉卒傾搖之變是以諸侯之
封皆得傳世長久而不可動非以有故國之助而然也秦

至無道決無久存之理正使采公卿之議用淳于越之說
並建子弟以自藩屏不過爲陳吳劉項魚肉之資雖有故
國之助亦豈能以自安也哉至若漢晉之事則或以地廣
兵彊而逆節萌起或以主昏政亂而骨肉相殘又非以無
故國之助而亡也蘇子之考之也其已不詳矣至於又謂
後世之封建者舉無根之人寄之吏民之上君民不親一
有變故則將漂卷而去亦與秦之郡縣何異若使秦能寬
刑薄賦與民休息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夫
以君民不親而有漂卷之患爲不異於郡縣是固以封建
爲賢於郡縣但後世之封建不能如古之封建故其利害
無以異於郡縣耳而又必曰以郡縣善而治之猶可以比
隆於三代至於封建則固以爲不可豈封建則不可以善
治而必爲郡縣乃可以善治耶若以無根爲慮則吾又有

以折之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君臣之義根於情性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爲也故謂之君則必知撫其民謂之民則必知戴其君如夫婦之相合朋友之相求旣已聯而比之則其位置各號自足以相感而相持不慮其不親也如太公之於齊伯禽之於魯豈其有根而康叔之於衛又合其再世之深仇而君之然皆傳世數十衛乃後周數十年而始亡豈必有根而後能久耶至於項羽初起卽戰河北其爲魯公未必嘗得一日臨洺其民也而其亡也魯人且猶爲之城守不下至聞其死然後乃降以至彭越之於梁張敖之於趙其爲君也亦暫耳而欒布貫高之徒爭爲之死以至漢魏之後則已爲郡縣久矣而牧守有難爲之掾屬者猶以其死捍之是豈有根而然哉君臣之義固如此也若秦之時六國疆大誠不可以爲治旣幸有以一之矣則

宜繼續其宗祀而分裂其土壤以封子弟功臣使之維持參錯於其間以義言之既得存亡繼絕之美以勢言之就使有如蘇子之所病則夫故國之助根本之固者又可於此一舉而兩得之亦何爲而不可哉但秦至無道封建固不能待其久而相安而爲郡縣亦不旋踵而敗亡蓋其利害得失之算初不繫乎此耳蘇子乃以其淺狹之心狃習之見率然而立論固未嘗察乎天理民彝本有之常性而於古今之變利害之實人所共知而易見者亦復乖戾如此是則不惟其窮理之學未造本原抑其暮年精力亦有所不逮而然也或曰然則爲今之計必封建而後可以爲治耶而度其勢亦可必行而無弊耶曰不必封建而後可爲治也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爲心而達君臣之義於天下使其恩禮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且

使有國家者各自愛惜其土地人民謹守其祖先之業以爲遺其子孫之計而凡爲宗廟社稷之奉什伍閭井之規法制數度之守亦皆得以久遠相承而不至如今日之朝成而暮毀也若猶病其或自恣而廢法或彊大而難制則雜建於郡縣之間又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察其敬上而恤下與其違禮而越法者以行慶讓之典則曷爲而有弊耶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二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